

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叢書

妙峯山瑣記

奉寬著

魁古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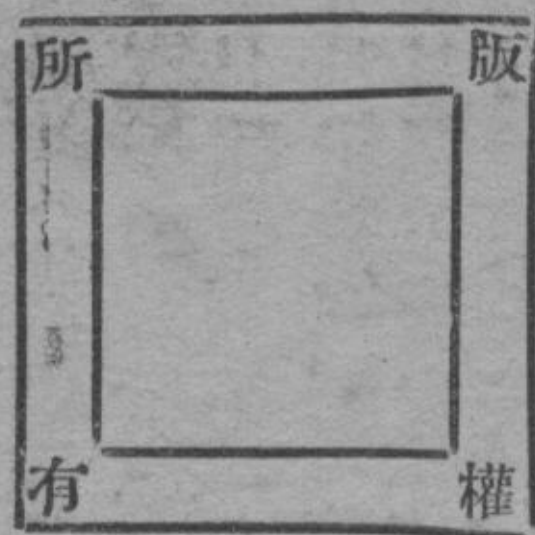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初版（一千冊）

實價大洋五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# 妙峯山瑣記



著者

長白奉寬

出版者

國立中山大學  
民俗學會

印刷者

北京  
南池子飛龍橋十三號  
書局

總發行所

廣州文明路  
中山大學語言  
歷史學研究所

代發行所

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 
樸社出版經理部

代經售處

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 
景山書社

# 序

妙峯山是北平一帶的民衆信仰中心。自從明代造了碧霞元君廟以來，直到現在約三百年，不知去了多少萬人，磕了多少萬頭，燒了多少萬香燭，費了多少萬金錢。這着實是社會上的一件大事。可是要找一篇關於妙峰山的記載，除了京朝官在筆記裏偶然提起幾句之外，是找不到的。這沒有什麼可怪，燒香的民衆和作文的士大夫們站在兩個世界裏，他們本來是各不相關的。

我自民國元年到北平，直到九年在北京大學畢業，時間不爲不久，但絕不知道有妙峰山進香的一回事。這也難怪，這座廟離城百里，太遠了，接觸不到。雖是城內牆上每年必貼着許多香會的報帖，陰曆四月初旬又有無數『帶福回家』的特殊人物，但天下的事情不入我們的意識的何啻萬千，這一點事情熟視無覩有什麼希罕呢！

自從民國九年的秋天我和陳萬里先生游西山，入山很深了，方始走到妙峰山。那邊的廟，因爲築在很小的山頂上，沒有多少屋宇，那時又不是進香的時候，人跡很稀，所以也沒有引起我的注意。只有從三家店到妙峯山的一條路上屢屢看見小而新的廟，一座座地關着門，覺得有些奇

怪。問驢夫，說是茶棚。山裏爲什麼要有茶棚呢？茶棚爲什麼要造得這樣講究呢？當時曾起過這些疑問。可是，世界上的事情我們不明白的太多了，我哪得一一去問個究竟呢，所以也就擱着了。

隔了四年，我又和吳緝熙先生游三家店，渡渾河。那時恰巧是陰曆的四月初八，來來往往的人非常多，每座小廟——即四年前的驢夫告我的茶棚——又都擊着磬，唱着喝茶喝粥的歌，廟內外歇着無數進香的人，每到一個人就到神座前磕一個頭，這纔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我很想跟他們一同上妙峰山去看看了，可是過夜的東西一些沒有帶，只得回家。這次回家之後，街坊上貼着的會帖便一一地映入了我的眼簾。

忍了一年，會帖又出來了，這個好奇心再也不能制止，就請求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先生，派我們去調查。承兼士先生的允可，我們的調查團于十四年四月三十日（陰曆四月初八）出發了。這一次雖僅僅首尾三天，沒有盡量調查，但獲得的材料都是新的，整理這些新的材料感到無窮的快樂。整理的結果，在京報副刊上連出了六次的妙峰山進香專號。那時頗激起社會的注意。

又隔了三年，我們在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學研究所裏編印民俗叢書，就把這幾個專號編

成一冊妙峯山。十七年九月，這本書出版了。

我常想，能設注意這個問題的，怕全國只有我們幾個人吧？我們調查的固然不詳細，但比我們詳細的還有誰呢？倘使我們不作這一次的調查，將來這件事情消滅了之後，再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人知道那些情形呢？所以我在這書的序裏說：

我們這一年去得真巧！次年的進香期，正是奉軍初打下北京，人民極恐慌的時候，聽說燒香的只賸數十人了。這兩年中，北方人民宛轉於軍閥的鐵蹄之下，那有展眉的日子。今年雖把軍閥驅除了，但因遷都之故，報紙上常說北平快成一座廢城了，無限的失業者把這座大城點綴得更荒涼了。妙峯山娘娘之神，從前託了國都之福，受了無窮的香火；自今以往，怕要忍着餒吧？明年我北返，當再去看一下。如果山上殿宇竟衰落得成了一座枯廟，則這本妙峯山真是可以寶貴了：我們這件工作總算搶到了一些進香的事實，保存了這二百數十年來的盛烈的餘影！

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有人批評這本妙峯山編得不好的時候，我總回答道：『這是僅有的一部書了！這不是編製的好壞問題，乃是材料的有無問題！』

今年五月，回到北平，訪容希白先生，見他書架上放着一冊妙峯山瑣記的稿本。拿來一看，其中講地理，講古跡，講風俗，講道路，講廟宇，都非常精密；而香會一項比我們所鈔的竟多出了兩倍餘，尤出我的意外。把我們出版的妙峯山和它一比，顯見得我們的質料太單薄了。我驚奇世上竟有這樣一本正式研究妙峯山的著作；我又欣喜世上竟有這樣一個注意民衆信仰問題的學者！忙問希白：『這本書是怎麼來的？』希白說：『那是滿洲人奉寬先生做的，他已有五十餘歲了，他把這部著作送到燕京大學來，是希望大學裏替他出版的，但未必能如他的願。』我說：『那好極了，可以讓給了中山大學的民俗學會了！』於是請于中大當局，這部書就和我們妙峯山同收在民俗叢書裏了。

這書分四卷：第一卷講的是從德勝門，西直門到陽臺山一路的風物；第二卷講的是中道和中北道；第三卷講的是南道，滴水巖，北道和中南道；第四卷講的是妙峯，靈鳳宮，五元君及各處的茶棚社火。書名雖爲瑣記，其實是很有系統的著作。

作者的游踪，在書裏可以看見的，他於光緒丙申（二二，公元一八九六）即已奉母朝山；那時是由中北道上，由中道下的。  
（見頁三）  
從民國甲寅（三一，一九一四）以後又連年與妻和子

同去，走的大抵是中北道和南道，北道也走過。（見頁七一，一〇二等處。）因為他有了這三十餘年的見聞和經驗，加以他的濃厚的歷史興趣，到處尋訪古蹟，一碑一碣都經過他的摩挲，所以他講得頭頭是道，引用書證物證數百種，記載再切實不過。書中時有辨方志及傳說的謬誤。如『楊家將』的故事盛傳北方，因其勢力之大，弄得到處留着他們的遺跡，一班人已決不能不信他們曾經到過北平一帶作戰了。但他說：

「火燄頭」 此處有小山脈從南來，逶迤接地而伏。土人因半天雲嶺下有地名水源頭，故連類及此，呼爲火源頭。『源』字不倫，易以『燄』字；且謂孟良盜骨燒昊天塔，由此縱火。按孟良盜楊無敵骨於昊天塔事，見元人所撰雜劇……特昊天塔遠在京城西便門內，安能由此縱火則荒誕矣！（頁一）

考百望山，俗呼望兒山，云是余太君望楊六郎處……西殿石佛一尊……其首爲人盜去。據手印，爲釋迦牟尼像。俗謂余太君像，非也。楊無敵父子與契丹交戰，初未嘗一至幽燕，則太君望兒，六郎挂甲，孟良放火等事，固皆子虛烏有。（頁一）這樣辨証，不必費辭而傳說之虛妄已立見。又如考陽臺山云：

大覺寺……內西北院爲龍王堂，有遼咸雍四年陽臺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碑……碑中語及碑陰題額，陽臺皆『陰陽』之『陽』，而陳天祥金仙寺碑，日下舊聞，王昶金石萃編，光緒順天府志，皆作『陽谷』之『陽』，蓋相沿於明宣德三年四月初七日，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御製大覺寺碑。萃編按語且云，『曾於乾隆戊戌親見此碑』，乃亦誤書『陽』字，殊不可解。（頁二五  
二七）

這種一字不苟的精神，不值得我們佩服嗎！

書中記古蹟的，如石佛殿的魏太和十三年閻惠端造像，考正順天府志書『閻』爲『閭』之誤；（頁七一  
七二）大雲寺的遼大康九年舍利經版塔，指出史書中書『大康』爲『太康』之誤，且於『定光佛』一名證明遼代不以帝諱（遼太宗名德光）缺佛號的末筆。（頁八五  
八六。）這都與史學和考古學有裨益的。其記傳說的，如靈官驅山獸以安香客，（頁八  
四）靈感宮鐘由高陽飛來，（頁八  
五）等等，更是我輩研究民俗時的好資料了。

我們從前去調查，見了材料就鈔，自以爲已很細密。但一方碑，一張會帖，文字太多時，我們只有摘要寫下，因爲全鈔了費時太久，而且圍看我們鈔寫的人來了一羣也有些不耐煩。今觀此書

所錄材料，幾十字的固然不缺，幾百字的也不加刊刪，一件東西的行格，尺寸，地位，記得一些不苟。這在材料的確實程度上比我們高了多少，在工作的困難程度上又比我們增加了多少？這纔是正式的調查！這纔是調查的型式，因為這樣，所以這五條路上的茶棚名目，會帖，及其廢興的情形，他都能記完全了；妙峯山及其附近的廟宇，村莊，碑碣，塔像，風景，也都能記清楚了。我們從前整理這些材料時，很有人笑我們是『小題大做』。哪知讀了這本書，我們正不勝『小巫見大巫』之感呢！奉寬先生又有燕京故城考一篇。（登載燕京學報第五期）把遼金元明的故城沿革一一親勘，再加上無數的書證物證，寫出極嚴密的考證與說明。他不冀獎勵，不畏窮餓，隨着自己的興趣，對於某幾個問題作為數十年的專攻，這真是我們學界的『魯靈光』。我們忍使他埋沒了嗎？

書中有許多處很有遺老的口氣，似乎不適宜出現于我們的出版物上。但他在舊教育，舊信仰之下，是真有做遺老的資格的，我們應當原諒他，不必求全責備。

承魏建功先生的好意，為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標點此書，校印此書，並加進了許多手攝的照片，又替作者記出了引用書目，使得有志研究這方面的事物的人容易找得材料。他費去很多的功夫在這本書上，敬為民俗學會表示極度的感謝！

今年五月中，我和建功先生們又到妙峯山去了。進香的人蕭條得很，遠比不上那一年。大約這種風俗，一因生計的艱難，再因民智的開通，快要消滅了。我們趕緊還是起來注意這垂盡的餘燄罷！尤其有這本書作了指南之後，對於我們的工作利便不少，這還不穀鼓起我們的勇氣來嗎？本書的讀者們，你們若不繼續着奉寬先生的脚步而前進，你們真是辱沒了這時代的使命了！

顧頡剛

十八年，十二月，廿五日，

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叢書

妙峰山瑣記

目錄

序

顧頡剛

瑣記

奉寬

卷一自北平至陽臺山一路之風物

卷二登山道路（一）中道（二）中北道

卷三登山道路（三）南道及滴水巖（四）北道（五）中南道

卷四妙峯情形

靈感宮

關於五元君

各處茶棚及朝山社火

附錄一 引用書目

魏建功輯

附錄二 插圖說明

魏建功

# 妙峰山瑣記卷一

小蓮池居士奉寬

妙峰山者，神京巨鎮，宛邑名峰，取象蘇迷，去天咫尺；濮親園寢，祥徵兩代龍飛；岱嶽宮祠，聖感八方蟻聚。王氣所鍾，神靈斯萃，理固然也。若乃大雲山堵波崛吻，記刻奚遼；長安嶺法相莊嚴，工傳元魏；『慈光富媼，雲章並日月以高懸；河縣龍岡，方志汨南東而誤屬；是『陽臺』非『陽谷』，』延法師之碑誌猶存；舍『安窠』，『書』安河，』王大令之圖經失考；類茲數事，足作談資。居士豐沛流民，滄桑過客，當年案吏，喜朝衫野服交披；此日階囚，悲麥秀黍離並賦。問王侯之第宅，昨是今非；聽山野之謳歌，東收西拾。雕蟲有技，勉成懷舊之篇；吐鳳無才，難作美新之句；爰就目更身歷，撰爲是編。所記多村田瑣事，市井譌言，支蔓旁生，薰蕕雜植。然而牛溲馬勃，用之當，何殊玉札丹砂？鼃鼓蟬琴，得其真，終是

元音天籟題之『瑣記』名實攸符云爾。

妙峰山在都城西北七十里，宛平縣屬之玉河鄉。

妙峰山即妙高峰之汎稱，亦名陽臺山。都城至山麓約七十里左右。娘娘頂及前山各道，俱屬宛平。後山則磕頭嶺以北爲昌平轄境。玉河本五代幽州節度使劉仁恭所置縣名，遼人因之，隸南京析津府。遼史地理志：『南京道析津府玉河縣，本泉山地。劉仁恭於大安山創宮觀，師煉丹羽化之術於方士王若訥，因割薊縣分置以供給之。』故城約在西山南安窠村之城子山。城子山北里許有沙灘，連亘東北，白石粼粼，難以行潦，蓋即古時所謂『玉河』也者。城子山之西有城子水，又有玉和莊。「和」河」音相近，蓋皆蒙縣城得名。又城子山西北近周家巷，有古界牌一所，刻界址，有『西北皆屬宛平，東南皆屬北城』語。北城應是玉河縣城北也。縣廢後，即以『玉河』二字移作鄉名，環山各村隸焉。據余所見可資參考者：石窩村溫泉天仙聖母廟有順治十七年鐵磬一，滴水巖有明崇禎六年鐵鐘一，皆識『順天府宛平縣玉河鄉』字；三岔澗歲朝有『香燈會』，元宵有『平安會』，下韋店四月有『萬年走香會』，舊歷戊午曾見其所張報帖，亦皆以『玉河鄉』字統村名。惟玉河鄉境較界牌所刻之縣境，加廣西北，似是廢縣爲鄉時擴張者。

又日下舊聞考，白家灘開元寺有明弘治六年李綸重修碑，略云：『開元寺距都城五十餘里，金山口之西，玉河鄉之原。』是白家灘亦玉河鄉所統也。舊聞考又引方輿紀要謂：『玉河縣故址即宛平縣西四十里之城子村。』引國門近遊錄，『疑爲長岡店西之縣村。』寬按舊志，漢唐陰鄉，廣平等縣，君子，納降各城，其方位皆在今都西數十里一帶地。城子村在三家店西南。又磨室口東南尚有古城村。順天府村鎮志，合『城子』、『古城』二村爲一，誤。『磨室口』即燕『磨室宮』地；史記樂毅傳：『故鼎反乎磨室』是也。『室』今作『石』。此獨謂玉河舊址在城子村，縣村兩地，而不言古城村。姑無論其信手拈來，空疏無據；即使地望近似，又安知古城村之不爲玉河，城子村不爲陰鄉，君子等城乎？固不若廣陽廻城之地名仍在。漢陽廣城在今良鄉縣東北。唐廻城在今南苑廻城門外。今皆存爲村名。可使無訟也。

由大覺寺登中道，越五道嶺，得三叉澗。

舊亦名沿河三岔澗。蔡賡年順天府村鎮志：『三叉澗亦曰三岔澗，又曰澗溝。』

澗之陽，孤峰特立，四山擁護者，娘娘頂。頂有碧霞元君祠，曰『靈感宮。』

岱頂元君祠曰『靈應宮』，此名『靈感』擬之也。

山期歲二次：春山四月初一至十五日，爲最盛；光緒初年，各道行宮茶棚達

九十所，香會社火二百餘起。秋山則七月二十五至八月朔，遠不及之。

震鈞天咫偶聞：『妙峰山有碧霞元君祠，俗稱「娘娘頂」，歲以四月朔開山，至二十八日封山。環畿三百里間，奔走絡繹，方軌疊跡，日夜不止。』按：現在山期，每歲孟夏只開半月，無延至二十八日事。是月十八日爲元君誕辰，則早年或有由月半展開三日之舉。秋山現惟附近鄉人報賽，遠方來者絕鮮，多雨且熱故也。

由京進香之路，出德勝及西直西便各門。德勝門外松林牖畔南向者，爲公議助善頭道茶棚。

松林牖俗呼響牖，在德勝門外月牆之西。牖東數十武，結棚施粥茶供香客。都人祝願不能涉山者，每於此處望祭，名曰『順香』。光緒初年，余曾看高躋會於此，今廢。

西直門外，高粱橋北，護國天仙廟爲心緣樂善茶棚；西便門外，亦有頭道行宮，今皆輟矣。

明沈應文順天府志：『高粱橋有娘娘廟，四月八日誕辰，當作十日。婦人難子者，率往乞靈。傾城士女携觴作樂，雜坐河間，抵暮而歸。』孫承澤春明夢餘錄：『西直門外，高粱橋北，有碧霞元君祠，

每月朔望，士女雲集。』即此。今廟存，棚廢。

先年行香及走會者，羣趨德勝門，取道圓明園東北，樹村一帶，轂擊肩摩，最稱繁盛。

關承琳西郊鄉土記：『樹村街在圓明園北三里餘，西距蕭家河四里餘，南北街長半里餘。北口外有廟，俗呼大寺。街內路西有禮拜寺，住戶多清真教。南端東轉，再折而南，爲樹村汛守備署。』

迨後，重修淀園石道，繼又改築馬路，香客皆改而之西。於是松林牕畔，無復舊時景況矣。

朝山社火，多出德勝門，於頭道茶棚獻技。香客因之以多；竟有西直、阜成、宣武等門住戶，爲趕會紆道而行者。

其西行之路，出西直門趨海淀，小街南端，有雙旗竿關帝廟。少北又一關帝廟，爲西直德勝二門交會處。舊有茶棚一，曰萬壽茶亭。

西郊鄉土記：『出西直門，循馬路，過高粱橋娘娘廟。折而西行，過廣通寺，壽安寺，慈獻寺，至大柳樹。路北有單碑花牆塋地一座，烏武壯公蘭泰之墓也。再西折而北行，東上坡有「英勇可風」

石碑一通，係一克南京禁衛軍士之墓。北行折而西，又西北行，名駱駝脖，有壽福寺。又折而西，是爲百祥庵。南即白石橋大道。道傍有茶肆一，相傳此處爲自西直門至海淀之中。自此北行，道路極長，路西有葉赫那拉氏塋地。再北，東有藥王廟，路西爲財神廟。過藥王廟，則地又西北向矣。至小街，街頭有雙旗竿廟。過洩水湖正西爲海淀街。有清梵寺。』又云：『海淀東西街，商肆比連。路南萬興居，隔壁萬興堂。馬路北有洩水湖，俗呼蠅子湖。極西折而北，又成一南北街，俗呼估衣街。南爲蘇州街。道路南有官廳。自此而西北，有一岔道，地名龍鳳橋，爲赴暢春園輦道。估衣街北端折而東，又成一東西街，名曰老虎洞。西即西柵欄。柵欄外迤北路東火神廟，隔河即暢春園舊址，今爲禁衛軍操場矣。』按：海淀或作『海甸』。又舊聞考引元王惲中堂事記：『中統元年赴開平，三月五日發燕京，宿通玄北郭，六日午憩海店。』海店卽今海淀。

### 恩慕寺，恩佑寺。

二寺，佑北慕南，現僅餘山門及照壁各二，俗呼黃影壁。舊聞考：『世宗憲皇帝爲聖祖仁皇帝薦福，建寺於暢春園之東垣，山門額曰「敬建恩佑寺」。』乾隆四十二年，皇上於恩佑寺之側建寺，爲聖母太后廣資慈福，山門額曰「敬建恩慕寺」。』